

清代鹿港功名人物拾遺

蔡志展

臺中教育大學社教系退休教授

摘要

「地方史志」對鄉土而言，是保存紀錄的一套百科全書。其範圍必然涵蓋庶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就學術編纂來說，也只能會其精要的去鋪陳。

歷史的發展以時間為經，以人物為緯。鹿港在清代用經濟的力道去培養文化的力量。讓它從「經濟的鹿港」轉變成「文化的鹿港」。「功名人物」在不同的時段，常努力去刻劃著自身的成就，以及對社會的貢獻。

《鹿港鎮志》〈教育篇〉，是近年地方志中難得的名作，但是，鹿港曾有過「一府、二鹿、三艋舺」的風華。史蹟斑斑，史料繁雜。說實在的，求全不易。

本文想以《拾遺》的方式，針對「鹿港清代功名人物」試做補充。在結論裏，擬就地方功名人物，在時間上的中式密度。利用數據資料，提供科學性的分析，以印證多少年來對鹿港「文化厚度」，普遍存在的概念。

關鍵詞：清代鹿港功名人物、進士、舉人、貢生、監生、廩生、生員題名錄，碑文人名索引、文化的鹿港。

壹、前言

臺灣各級政府普遍在落實鄉土教育，也努力在纂修地方志。學者、文史工作者對臺灣歷史的研究，可謂風起雲湧、蔚成風氣，深深令人感到振奮。這種景象，與五十年前已完全不同。

地方志書的編纂，是保存鄉土紀錄的一套百科全書，對政府而言，會有預算不足的壓力；對參與編撰的學者而言，感受到的則有時間不足的壓力，若遇到想要趕政績的單位，更是難以聞問。筆者有幸，曾經參與臺灣省文獻會時期《臺灣地區水資源史》之纂修，和併入臺中市以前《神岡鄉志》之編撰，很能體會箇中之苦處。深知要想《縣志》、《鄉鎮志》之編撰完美無缺，將是強人所難的事。

近幾年利用養病之餘暇，重新拜讀《鹿港鎮志》，¹欣賞其布局、品味其筆韻。歷史的發展以時間為經，以人物為緯，他們能將這個地方紛雜之史料，勾勒得那麼清楚，我由衷的佩服。對臺灣歷史之發展已做出相當大的貢獻，應無可置喙。尤其對曾經在「一府二鹿三艋舺」亮眼過的鹿港，做這麼深邃的刻劃，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文化工程。

但是歷史之研究，乃千百年的事業。若能隨時挖點新資料，弄點新事證，用來幫助對歷史真象之瞭解，應該都是好事。我想，在學術領域裏做一點討論，也屬常態，無傷大雅才是。本文將以《鹿港鎮志》〈教育篇〉中，所列「清代鹿港功名人物」做為探討基礎，把數年來蒐得的清代進士、舉人、貢生、監生、廩生、生員資料，抱著《拾遺》的態度，來與關心地方史志編輯的文史工作者做討論。

1 單文經，〈教育篇〉，《鹿港鎮志》（鹿港鎮公所，2000年6月），頁29。本文以下所稱「鎮志」皆指《鹿港鎮志》。

貳、資料的來源

傳播學者告訴我們，在報紙和現代傳播工具未臻成熟以前，人類往往會把活動的重要事蹟或規範，刻碑立石豎在重要的地方，以招公信而傳永久。碑記所以揚事蹟，做鑑戒，古今中外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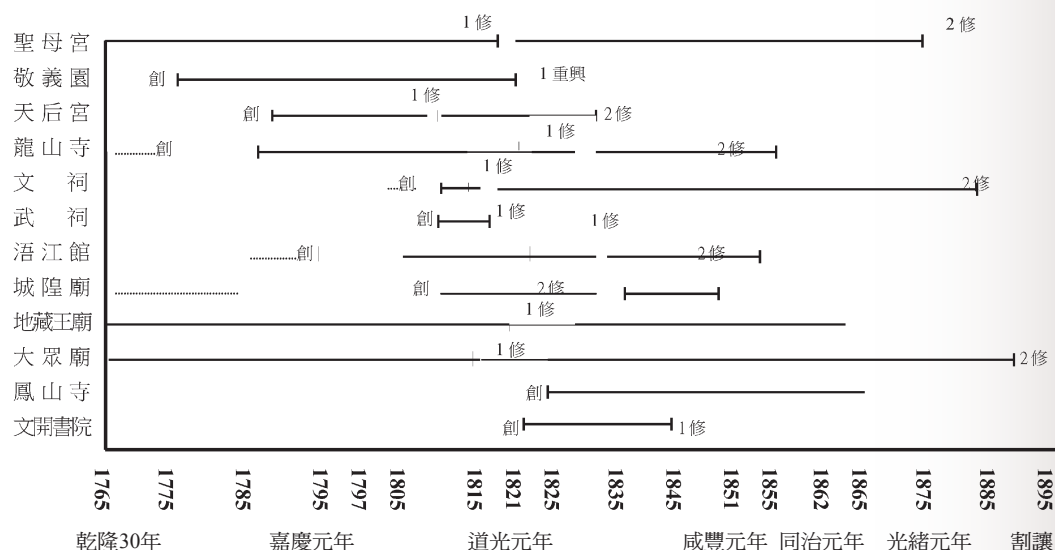
從事學術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就在善於利用工具書。而工具書之中，又以《索引》對於人物資料之檢索最為便捷。筆者發現《清代臺灣三十三種地方志，紀略采訪冊人名索引》²和《清代臺灣碑文集成人名、商號、團體索引》³恰好可以做為撰寫本文時，搜尋鄉土資料的利器。尤其是從劉枝萬《臺灣中部碑文集成》中，衍伸編成的《清代鹿港碑文人名、商號、團體索引》⁴那22頁索引，在今天看來更是彌足珍貴的。它大致可以呈現「一府、二鹿、三艋舺」時代的歷史風華。碑文註記著重要建設，與人民生活的誌事背景和經濟力道，筆者以下表呈現其密度，做為人物資料的重要來源。

2 蔡志展，《清代臺灣三十三種地方志、采訪冊、紀略人名索引》（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0年12月）。

3 蔡志展，《清代臺灣碑文集成人名商號、團體索引》（自印本，1996年）。內容根據劉枝萬，《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臺銀文叢151種，1965年）；黃典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銀文叢218種，1965年）；邱秀堂，《清代臺灣北部碑文集成》（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68年）。

4 蔡志展，《清代鹿港碑文人名、行號、團體索引》（未出版，自印本）。

鹿港清代碑記古蹟創、修時間密度表



資料來源：劉枝萬《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表上數字代表創建與重修次數

資料的來源，當然不可能只侷限於碑文。例如：《鎮志》中的〈人物篇〉行文間陳述不少族人事蹟提供相關資訊，便可以順勢橫向移植到〈教育篇〉的適當功名人物欄，做為本文《拾遺》的一部分；日茂行後裔林貴全先生，提供的資料，⁵適巧與葉大沛《鹿港發展史》⁶的陳述可互補，就可以比較安全的，用做《拾遺》的資料；不是紙本和碑記資料也可以挖，筆者在龍山寺的古鐘其捐贈者的落款。在天后宮「文物館」保存的木刻「牌記」裏，都曾拾到「寶」。所有新發現的資料，都會在下文適當的功名、人物之「題名錄」中，在「科名」欄裏註記“●”符號，並在「備註」欄裏註明出處和相關資訊，以方便瞭解。詳細內容，將在下文說明，不再贅述。

5 林貴全，鹿港全盛時期「日茂行」林文濬家族，第十八代裔孫，時任臺灣郵政總局嘉義郵局局長。

6 葉大沛，《鹿港發展史》（左羊出版社，1997年6月）。

參、鑑別資料的原則

清代臺灣大部分的時間，由於河川東西流向的橫互，造成南北陸路交通的不便。因此不管對外或對內的交通只好依靠水運，「船」才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那時的臺灣與中國大陸，在產業上大體形成「區域分工」。而臺灣因河川的切割，使沿海港口與其在陸運或河運所及的周遭鄉里、聚落之互動關係，在貿易和產業上的機能，也形成一個一個「地區性」的結構體。又因早期血緣、地緣之移民關係的存在，這種經濟上的生活面，進一步的和文化上的生活面互相凝結，地區性的結構常有原鄉的背影。方言不改，人口也鮮少流動，是農業經濟時代的一個特色。至今仍然方言處處，還可見到結構的遺緒。

鹿港在清代雖然是一個人來人往的大商埠，人口的流動頻率也許比較高，可是地方上有重大措施，能吸引人們願意付出關懷，投注心力和金錢來參與者，如果沒有濃烈的鄉土情懷和綿密的血緣、地緣關係，恐怕不太容易付出。有些只是把鹿港當做轉腳地者，其用心、用情，甚至用錢的地方，應該比較不會在這裏。但是，筆者對於像「金門館」的碑記，⁷因牽動來自金門同鄉的情誼，而有淡水廳進士鄭用錫家人的出現，都會予以注意。

筆者撿拾清代鹿港功名人物的遺漏資料，其方向大致注意到下列幾項原則：

一、要有具體的事蹟資料佐證。例如：《鎮志》〈教育篇〉同一般鹿港人的想法一樣，將黃玉書寫入「進士」，但我們參考黃典權的〈清進士題名牌中之臺灣進士〉一文，⁸就沒有將之列入其中，我們還是根據史實寫為「貢士」，因為他有參加會試，因事沒參加殿試；又如〈教育篇〉中的秀才梁濟時，他在道光11年（1831），從府學附生鄉試中

7 全註3，劉枝萬，〈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頁41、149。

8 赤嵌樓主（黃典權），〈清進士題名牌中之臺灣進士〉，《臺灣風物》18:2，頁84。

舉，⁹那他就應該列入「舉人」的科名內；陳清華在〈教育篇〉的註釋裏曰「惟中舉年代皆不詳」，筆者在省文獻會的《臺灣省通誌·卷五·教育志》〈考選篇〉（以下簡稱「省通誌考選篇」）中，¹⁰發現他是嘉慶23年（1818）的武舉人，過逝得早，鹿港人可能也對他少有印象。

二、從《鎮志》本身找線索。例如：〈教育篇〉未提施淵舉這個人，但在〈人物篇〉竟有單元做詳細介紹，¹¹還是個恩貢生；陳榮文〈教育篇〉列入生員，¹²他竟是道光17年（1837）的拔貢。¹³陳金華名列生員，但他是道光27年（1847）歲貢；¹⁴〈教育篇〉貢生中有陳世英，但清《臺灣通志》，¹⁵及文獻會「省通誌考選篇」¹⁶嘉慶24年（1819）的歲貢裏，均寫陳英世，如沒有更進一步史料做證明，似可更正。

三、從鹿港的「碑文」中找人物。劉枝萬的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裏，鹿港一地便佔21面。例如：光緒8年（1882）鹿港同知孫壽銘的「重修文祠碑記」裏領銜董事施啟東，¹⁷與當時的舉人、貢生等名流同碑出現，可見來頭不小。在《鎮志》裏「教育篇」等各類功名中，均沒提過他。經查，他是道光29年（1849）年的舉人。¹⁸這麼有名望的老舉人，還領銜為地方做事，如果沒有這塊「碑記」，鹿港人可能會把他忘了，餘者後文再做陳述。

四、從人事的連結中找人。鹿港在清代風光了二百年，有的家族在財力上傲人。這種家族，有可能視需要捐納貲財，在「例監」或「例貢」等功名人物裏出現。當然以其經濟實力栽培子孫讀書進取者，也大有人

9 蔣師轍，《臺灣通志》第二冊，（臺銀文叢130種，1894年著，1960年再版），頁399。

10 臺灣文獻委員會編，〈考選篇〉，《臺灣省通誌·卷五·教育志》（眾文圖書，1974年），頁81。

11 吳文星，〈人物篇〉，《鹿港鎮志》（鹿港鎮公所，2000年6月），頁23。

12 全註1，〈教育篇〉，頁27。

13 全註10，「省通誌考選篇」，頁68。

14 全前註，頁55。

15 全註9，《臺灣通志》，頁426。

16 全註10，「省通誌考選篇」，頁55。

17 全註3，《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頁60。

18 全註9，《臺灣通志》，頁399；以及全註10，「省通誌考選篇」，頁77。

在。例如早期以「施長齡」為壑號的施世榜家族，《鎮志》只把他一個人列在拔貢裏。可是據筆者做過研究，¹⁹他的五子是拔貢、次子是歲貢、長子、三子、四子均為例貢，其他的子孫輩也有好幾位是生員，只是其兒孫輩大多住在府城或鳳山縣；另外乾隆中葉以後「日茂行」的林振嵩、林文濬父子家族：曾一年出過二個舉人，貢生、生員也好幾個；嘉慶中葉以後「慶昌行」的陳克勤家族，有舉人、有廩生，都是富有貲財者。

還有一類是其家族有「讀書種子」的基因遺傳，從曾祖父、祖父、一路下來都很會讀書，很會考試，不是進士就是貢生、廩生，生員更是不在話下，對功名如探囊取物，符合古人說的家風、門風。像進士蔡德芳一家三拔貢，²⁰丁壽泉²¹家族，也出了好幾個廩生、貢生和生員。就是很好的例子，餘類推。

肆、清代鹿港的功名人物

一、清代鹿港的進士

民國56年（1967）年赤嵌樓主〈清進士題名碑中之臺灣進士〉一文，表中所列臺灣進士有29位，但亦有說更多者。《鎮志》〈教育篇〉，列舉清代「本鎮獲有進士之士子，至少有下列……六名」，²²等於佔清代全臺進士的五分之一。在6位文進士中，黃玉書是光緒16年（1890）恩科會試的

19 蔡志展，〈清初半線壑首施世榜事蹟探微〉，《社會科教育研究》第二期（臺中師範學院社教系，1997年12月）。

20 徐麗紗，〈義不臣倭的蔡德芳家族〉，自印本，臺中教育大學音樂系教授。該文係應「國立臺灣交響樂團」之邀，到中國福州訪問。樂團的創辦人，是鹿港進士蔡德芳曾孫，拔貢蔡穀元孫，蔡繼琨教授，文載於彰化縣柯蔡宗親會刊。

21 李昭容，〈鹿港丁家之研究〉（左羊出版社，2002年6月）。

22 全註1，〈教育篇〉，頁29。

「貢士」，不在「進士題名碑」裏。主要原因是家有急事，沒有參加殿試就回鹿港。因此，嚴格講鹿港文進士只有5位，而貢士有1位。當然鹿港人傳統上都會把他算進「進士」裏，可惜〈教育篇〉只介紹到會試，沒有進一步提殿試，導致漏掉說明原委。

《鎮志》〈教育篇〉又云「本鎮許肇清…光緒十九年，又獲壬午科武進士」，但據〈人物篇〉云「光緒十九年乃癸巳」並非壬午。葉大沛《鹿港發展史》引洪一枝《寄鶴齋選集》，曰「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又引《清史稿》「德宗本紀」云「十九年癸巳春…詔以明歲皇太后六旬聖壽…，翌年舉行甲午恩科會試」。²³由此可知，許肇清是在「翌年」甲午恩科取得武進士的。如蒙修訂，則清代鹿港一地，擁有文進士5位、貢士1位；武進士1位。總計7位，列「進士題名錄」如后：

表1 鹿港清代進士題名錄

科名	姓名	生卒	備註
進士	蔡德芳		同治13年進士(1874) 《臺灣通志》394頁 任廣東新興知縣，廣東鄉試考官、返臺掌教文開書院。長子穀元為縣學拔貢，次子穀仁亦為縣學拔貢，設帳名「寫心堂」。孫蔡璣亦宣統間拔貢生，一門三拔貢。
進士	施葆修 (炳修)	1842~1893	同治13年進士(1874) 《臺灣通志》394頁 成進士，以兵部武選司在京供職，葆修留心時務，遍閱古今兵書。在臺曾主講文開書院、白沙書院。
進士	丁壽泉 原名酉豐澄		光緒3年進士(1877) 《臺灣通志》394頁 孝子丁克家之六子，欽點廣東即用知縣加同知銜，因事所羈不能赴任。掌教白沙書院，常返鹿港推動文開書院院務，砥礪士風，教化全邑。以41齡去世。
進士	蔡壽星		光緒9年進士(1883) 「省通志考選篇」84頁 《臺灣通志》394頁光緒6年有誤

23 全註6，《鹿港發展史》，頁724。

進士	施之東	1859~1929	光緒18年，壬辰科(1892)進士，授兵部主事，黃文榮〈論鎮志人物篇〉的編纂引《明清進士題名錄索引》認係光緒20年甲午恩科二甲一百三十八名進士，與上述「省通誌考選篇」不同。甲午戰敗返原籍南潯(衙口)定居，日據曾協助施學賢搜求譜系，撰《興建鹿港本姓合祠序》。
武進士	許肇清	~1900	光緒20年武進士(1894) 見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211頁、明治29年(1896)《鹿港風俗一斑》，盡先補用都司欽加四品銜，1895年臺灣割讓，臺灣知府黎景嵩邀設籌防總局於彰化，日軍入侵中部，率義軍三千抗之，彰化城陷，潛渡返泉州。
貢士	黃玉書 (又名毓堂， 字瑞符)	1844~	光緒16年(1890)以舉人參加北京禮部會試及第，為貢士。因家事所累未及殿試返鹿港。鹿港人將之併稱進士。

註：以上文進士5位；貢士1位；武進士1位，計7位。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二、清代鹿港的舉人

鹿港全盛時期在嘉慶和道光年間，這個地方雖沒有府城的政治條件，卻能以「經濟力」培養它的「文化力」來創造環境。舉人一科在嘉慶12年丁卯(1807)，由鄭捧日拔得頭籌。《鎮志》〈教育篇〉詳列「鄉試」云「本鎮獲有舉人功名之士子，至少有下列…十七名」。²⁴

筆者參考清《臺灣通志》，以及省文獻會所纂「省通誌考選篇」二書，²⁵發現鹿港舉人陳淑均都未著錄其中。後來在道光10年(1830)知縣胡之銀主纂的《晉江縣志》得知，²⁶彼係嘉慶21年(1816)從泉州府學參加鄉試中舉的，和「日茂行」林廷璋、林世賢、叔侄同榜，可見他是中舉後再到鹿港的。

《鎮志》〈教育篇〉曾提及道光18年(1838)同知陳盛韶聘陳淑均主

24 全註1，〈教育篇〉，頁28。

25 全註9；註10。

26 胡之銀主修、周學曾等纂，《晉江縣志》(晉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830年編、1989年再版)，頁842。感謝施學楷先生贈予本書。

講鹿港「文開書院」，其他沒有留下在地方參與活動的紀錄。反而是筆者利用所編《索引》，發現他曾於道光9年（1829）出現在臺北艋舺龍山寺的「大士香田碑記」和「補置龍山寺大士香田勒名碑記」中。道光10年曾應聘為噶瑪蘭仰山書院山長並於咸豐2年（1852）主纂《噶瑪蘭廳志》。他很有才華，詩散見於《志》中，有「蘭陽八景」。

陳淑均從晉江舉人卻被列名鹿港舉人，而後來他的生活重心也有北移的傾向。

另有一則是〈教育篇〉認為舉人陳培松，是在咸豐8年（1858）中式的，可是筆者在上述《臺灣通志》、「省通誌考選篇」二書中，發現他是咸豐9年（1859）己未恩科，與蔡德芳、黃煥奎同榜中舉，²⁷似可修訂；我在前文「鑑別資料的原則」之第三從「碑文裏」找人，曾提及舉人施啟東，他在《鎮志》〈教育篇〉等之陳述，都沒出現過，好像他不是鹿港人。同樣的筆者在上述《臺灣通志》、「省通誌考選篇」裏發現他是道光29年（1849）己酉科中式的舉人。²⁸會引起我的注意，是筆者在光緒8年（1882）同知孫壽銘的那塊「重修文祠碑記」，²⁹施啟東這位老舉人，名列該碑領銜董事，再下來是舉人黃煥奎、拔貢林淵源、歲貢詹啟明、歲貢施家珍等名紳。他不可能只是一位出錢的人，也不可能是外地人，應該是鹿港人。否則怎會在中舉33年後，還來帶頭董其事，投入這個重要的地方事務。既是文祠當時鹿港人恭請他出面，可能比較有號召力，如果沒有文獻考證，鹿港人幾乎把他忘了。文祠修建工作，還是鹿港有名的貢生施家珍負責的。

《鎮志》〈教育篇〉中，有提到秀才梁濟時這個人，道光4年（1824）「詳報捐建鹿港文開書院牒」他也名列在24位裏。³⁰經筆者查得，他還是

27 全註9，頁400；全註10，頁77。

28 全註9，頁349；全註10，頁77。

29 全註7，《清代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頁60。

30 周璽，《彰化縣志》（臺銀文叢156種，1836年出版，1962年再版），頁400。

以彰化縣儒學附生，參加道光11年辛卯，鄉試中式的舉人。³¹〈教育篇〉只把他列名在生員裏，沒有寫在舉人的科名中，應可改列。依照前文所述鹿港的文舉人，似乎應再增加施啟東和梁濟時二人，連同〈教育篇〉原先所說的17位，那文舉人應該是19位才是。至於同治12年（1873），在《彰化節孝冊》中「蔡德芳奉憲采訪貞、烈、節、孝名冊」，³²蒙旌表者有：生員林鳳翥妻…，生員林世謨妻…，舉人陳清華妻…，監生王葛山妻…，舉人林世賢妻…，都是具功名的人物，採訪者是鹿港舉人蔡德芳（他次年中了進士）《鎮志》〈教育篇〉在各種功名中，完全沒提及的唯舉人陳清華一人。筆者卻在清《臺灣通志》「武舉人」中，發現他係嘉慶23年戊寅科（1818），從府學參加鄉試中式的武舉人。³³同治12年蔡德芳奉憲采訪其妻，列入節孝名冊，並蒙旌表，可見他是鹿港人無誤。

另一位武舉人林廷鳳，根據「日茂行」十八世裔孫林貴全先生提供給我的早期族系表。林廷鳳是林文濬重兄弟監生林筠奎的兒子。³⁴他於道光元年（1821）辛巳恩科，從府學參加鄉試中式的武舉人，³⁵比陳清華晚了3年。

《鎮志》〈教育篇〉蒐羅文舉人17位，武舉人1位計18位。行文至此，我們建議文舉人可以再加上施啟東、梁濟時2位合計19位；武舉應補列陳清華、林廷鳳2位合計3位。如是則清代鹿港的舉人總數，會翻轉傳統的認知，含取得更高功名的文、武舉人總計應是22位，僅以「鹿港清代舉人題名錄」表列如后：

31 全註9，頁399「臺灣府梁濟時」；全註10，頁76「臺灣府彰化縣...彰化附生」。

32 吳德功，《彰化節孝冊》（臺銀文叢108種，1919年出版，1961年再版），頁6、17；及葉大沛〈鹿港大事紀〉，《鹿裕探源》（華欣文化，1990年），頁50、56。

33 全註9，頁81；《鹿港鎮志》在第五節科舉的註釋（十四），有引《彰化縣志稿·人物志》，頁164，但在其本文中未列。註釋則曰「惟中學年代皆不詳」。筆者考證應係武舉中式。

34 全註5，林貴全提供；另見於葉大沛《鹿港發展史》，頁329～331。

35 全註9，《臺灣通志》，頁408；以及全註10，「省通誌考選篇」，頁81。

表2 鹿港清代舉人題名錄

科名	姓名	生卒	備註
舉人	鄭捧日		嘉慶12年(1807)舉人。 《臺灣通志》398頁 嘉慶21年(1816)重修鹿溪聖母宮碑記
舉人	林廷璋		嘉慶21年舉人，係林文濬五子，以直隸州，州同儘先補用。《彰化縣志》254頁，另道光4年(1825)4月詳報捐建鹿港文開書院。道光11年重修龍山寺碑記。
舉人	林世賢 (原名遜賢)		嘉慶21年舉人，係林文濬孫。見「省通誌考選篇」76頁、《臺灣通志》398頁。 《晉江縣志》名芳賢改名世賢。
舉人	陳淑均		嘉慶21年舉人(1816) 《晉江縣志》頁842；與林世賢同榜，曾主纂《噶瑪蘭廳志》，道光9年(1829)萬華「補置龍山寺大士香田勒名碑記」、「大士香田碑記」均有其名。
●舉人	梁濟時		道光11年以附生中式。見《臺灣通志》頁399，「省通誌考選篇」頁76。
舉人	陳宗潢 (名植梅、號雪文)		道光26年舉人(1846)，陳克勸次子。見「省通誌考選篇」76頁、《臺灣通志》399頁。
●舉人	施啟東		道光29年舉人(1849)。見《臺灣通志》399頁、光緒8年(1882)重修文祠碑記。
舉人	蔡德芳		咸豐9年舉人(1859)，見《臺灣通志》400頁、同治11年(1882)重造利濟橋碑記。
舉人	陳培松		咸豐9年(1859)舉人，見《臺灣通志》頁400，「省通誌考選篇」頁77。
舉人	黃煥奎		咸豐9年舉人(1859) 《臺灣通志》400頁 曾任臺北府學教授，舉人莊士勳為其門下弟子。 光緒8年(1882)重修文祠碑記。
舉人	施炳修 (改名葆修)		同治12年舉人(1873) 《臺灣通志》401頁 光緒8年(1882)重修文祠碑記
舉人	丁醴澄 (字壽泉)		光緒元年舉人(1875) 《臺灣通志》401頁 光緒8年(1882)重修文祠碑記
舉人	黃玉書 (又名毓堂，字瑞符)	1844~1890	光緒元年舉人(1875) 「省通誌考選篇」77頁 《臺灣通志》402頁

舉人	莊士勳	1856~1918	光緒5年舉人(1879) 「省通誌考選篇」78頁 《臺灣通志》402頁，曾主講文開書院，割讓後創文祠夜學，後在霧峰林家任講席，莊士哲弟，莊太岳、垂勝叔。一家均係名流。
舉人	蔡壽星		光緒5年舉人(1879)，見「省通誌考選篇」78頁、《臺灣通志》402頁。
舉人	施仁思	1858-1897	光緒17年舉人(1891)，見「省通誌考選篇」78頁、《臺灣通志》402頁。 與鹿港邑庠生許咸中善，對咸中之子許夢青照護有加。日軍來臺，與武進士許肇清等士紳謀抗日，彰化城陷舉家遷泉州。子施家本、孫施六騫為教育界聞人。
舉人	施之東	1859-1929	光緒17年舉人(1891)，見「省通誌考選篇」78頁、《臺灣通志》402頁。
舉人	施 莛 (藻修)		光緒19年舉人(1893) 「省通誌考選篇」78頁 《臺灣通志》394頁光緒6年有誤 施九緞事件被知縣李嘉棠誣勾結，革廩生，逃泉州，改名莛納國子監，中式舉人。乙未返鹿港力抗日，彰化城陷渡海避亂。
舉人	施景琛	1872~1956	光緒23年舉人(1897) 僑居福州歷任中華民國眾議院議員 總統府、國務院秘書、參議 年八十為呂嶽《醉雲軒吟草》作序，名泉山老人施景琛。
●武舉人	陳清華		嘉慶23年(1818)武舉人，《臺灣通志》408頁，其妻於同治12年(1873)奉憲名列《節孝名冊》蒙旌表。
●武舉人	林廷鳳		道光元年武舉人(1821)，見「省通誌考選篇」76頁；《臺灣通志》408頁。林文濬從兄弟林筠奎子，捐職都司加二級。(林文濬家族十八世孫，林貴全提供族系表)。
武舉人	許肇清		光緒8年武舉人(1882)，見「省通誌考選篇」82頁、《臺灣通志》411頁。

註：• 以上文舉人19位；武舉人3位，計22位。

- 《鎮志》「教育篇」列文舉人含擁更高科名者17位；武舉人含更高科名者2位。
- 本表增列文舉人梁濟時、施啟東；武舉人陳清華、林廷鳳四位。
- 擁有更高功名的文舉人有5位再取得進士，一位貢士；武舉人中有一位再取得武進士。
因此若不含更高功名的文舉人是13位；武舉人2位。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三、清代鹿港的貢生

清代貢生分拔貢、優貢、副貢、恩貢、歲貢、稱五貢。都是從地方的「儒學」中，挑選出來的優秀生員，將人才貢獻給國家。有的可以到「國子監」去讀書，有的可以從政，被視為正途，故稱「貢生」。³⁶鹿港的貢生，大多循此正途取得資格。清代捐官必自「監生」起，而納費一百八十兩可取得參加鄉試資格，若逐步加捐到被認可，達自己希望之階級，援例授貢生，簡稱「例貢」，³⁷鹿港在清代，到目前所知例貢也有3位。

《鎮志》〈教育篇〉謂「本鎮士子獲考選及捐納為貢生者，至少有…等17位」。³⁸筆者發現文中提及陳世英，在《臺灣通志》與文獻會所編「省通誌考選篇」「貢生」欄裏，都有嘉慶24年「陳英世」³⁹其人，但沒有陳世英，〈教育篇〉或許有筆誤，可予更正。

依照前文鑑別所述原則，僅將《鎮志》〈教育篇〉中，未及蒐羅的清代鹿港貢生人物，筆者補充20位：其中林文猷（恩貢）、林捷元（歲貢）、林廷颺（歲貢）、林芳遠（拔貢，是「日茂行」族人，由林貴全先生提供的）、施淵舉（恩貢）、蔡穀仁（拔貢）、陳克勤（例貢）、鄭貽林（例貢，是從《鎮志》〈人物篇〉裏找到的）、鄭廷策（歲貢）、陳大音（恩貢）、方均和（歲貢）、洪清渠（歲貢）、林淵源（拔貢）、詹啟明（歲貢）、黃恭（例貢）。都是在清代鹿港的碑文中找到，⁴⁰再佐以文獻資料去印證的；陳仁世（歲貢）、陳元健（歲貢）被〈教育篇〉列在「廩生」；陳榮文（拔貢）、陳金華（歲貢）被列在「生員」秀才裏。梁遇文（副貢），是在道光10年陳國英的《臺灣採訪冊》、⁴¹道光9年陳壽祺《福

36 劉兆瓚，《清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9年10月再版），頁17。

37 全前註，頁19-20。

38 全註1，《鎮志》〈教育篇〉，頁28。

39 全註9，《臺灣通志》，頁426「己卯俱嘉慶年」；全註10，「省通誌考選篇」，頁55「嘉慶二十四年，（1819）己卯」。係彰化歲貢。

40 蔡志展，《清代鹿港碑記人名、行號、團體索引》（自印本，1995年4月17日）。

41 陳國英，《臺灣採訪冊》（臺銀文叢55種，1830年出版、1959年再版）頁198。

建通志·臺灣府》均有記載。⁴²道光16年周璽的《彰化縣志》裏，更有「梁遇文、馬芝堡人…嘉慶(21年、1816)丙子科鄉試，蒙恩賞副榜，八十一始補弟子員，年九十餘尚能作蠅頭小字…卒時適滿百歲，洵昇平人瑞也」。⁴³鹿港古時地屬馬芝堡，二百年前鹿港人瑞，蒙恩賞副貢的事，大家好像都忘了。鹿港很早便有梁姓族人進住，筆者的曾祖母梁美媽便是牛墟頭人氏，地在今民族路和復興路口一帶。

如上所述鹿港一地清代有拔貢8位，副貢1位、恩貢4位、歲貢21位、例貢3位，合計貢生至少有37位，擬列「題名錄」如后：

表3 鹿港清代貢生題名錄

科名	姓名	生卒	備註
拔貢	施世榜	1671-1743	康熙36年(1697)鳳山縣學拔貢生，見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262頁。 康熙48年~58年(1709~1719)開發彰化平原八堡圳。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物權篇》《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雍正4年(1726)8月入墾鹿仔港的墾權。
歲貢	吳道東		《鎮志》〈教育篇〉，捐建文開書院牒。 乾隆60年(1795)乙卯，彰化縣歲貢，任甄寧訓導
●例貢	陳克勤		嘉慶10年(1805)創「慶昌行」事見《鎮志》〈人物篇〉
●歲貢	鄭廷策		嘉慶16年歲貢(1811)辛未 周璽《彰化縣志》238頁，「省通誌考選篇」55頁 見嘉慶23年(1818)重興敬義園捐題碑
●恩貢	林文猷	嘉慶年間	由廩生選恩貢文林郎 任甌寧縣學正(日茂行十八世林貴全提供) 《鹿港發展史》頁329
●貢生	林捷元	嘉慶年間	屬沙縣儒學訓導 林文濬長子(日茂行十八世林貴全提供)
●拔貢	林芳遠		候補儒學正堂 林文濬姪孫(日茂行十八世林貴全提供) 嘉慶6年(1801)(辛酉)以府學拔貢 見清《臺灣通志》頁412、「省通誌考選篇」頁66

42 陳壽祺，〈福建通志·臺灣府〉(臺銀文叢84種，1829年出版、1960年再版)，頁709。

43 全註30，〈彰化縣志〉，頁250。

●副貢	梁遇文		嘉慶21年(1816)副貢 周璽《彰化縣志》239、250頁，暨「省通誌考選篇」頁70，「欽賜老生副榜壽百歲」。
歲貢	蘇雲從		嘉慶貢生，見嘉慶21年彰化縣城碑記。
歲貢	陳英世		《鎮志》〈教育篇〉，道光捐建文開書院牒，《臺灣通志》均謂陳英世。
●恩貢	陳大音		嘉慶25年恩貢(1820)庚辰，見「省通誌考選篇」63頁、嘉慶23(1818)「重興敬義園捐題碑」。
拔貢	廖春波	1797~1855	道光5年(1825)乙酉拔貢，見「省通誌考選篇」68頁、道光10年(1830)「鹿溪新建鳳山寺碑記」。
●拔貢	陳榮文		道光17年(1837)，「省通誌考選篇」頁68，《鎮志》〈教育篇〉列在生員。
●恩貢	施淵舉	1803~1877	嘉慶8年生於泉州錢江，名家業字詒卿，少隨父定居鹿港，故居在今大有街10、12、14號俗稱「四塊大厝」，列古蹟，見《鎮志》〈人物篇〉。
●歲貢	方均和		道光14年(1834)歲貢，見「省通誌考選篇」42頁、見嘉慶24(1819)「重修文武兩祠碑」。
●歲貢	陳仁世		道光19年歲貢，列廩生，「省通誌考選篇」55頁。
●歲貢	陳元健		道光25年歲貢，列廩生，「省通誌考選篇」55頁。
●歲貢	林廷颺		道光19年府學歲貢，「省通誌考選篇」，42頁。
●歲貢	陳金華		道光27年丁未(1847)彰化縣歲貢，《鎮志》，名列生員。
●歲貢	洪清渠		咸豐5年(1855)「重修浯江館捐題碑」，碑文有貢生字。 道光4年(1824)文開書院報捐牒有其名。
歲貢	陳馨圖		《鎮志》〈教育篇〉，咸豐5年府學歲貢。
恩貢	蔡廷元		咸豐10年(1860)庚申恩貢，見「省通誌考選篇」63頁。 平戴潮春亂有功，賞同安馬巷同知。
●拔貢	林淵源		同治11年(1872)壬申拔貢，見「省通誌考選篇」68頁、光緒8(1882)「重修文祠碑記」。
●歲貢	詹啟明		光緒元年(1875)歲貢，「省通誌考選篇」56頁、光緒8年(1882)重修文祠碑記。
拔貢	蔡毅元		光緒11年(1885)乙酉拔貢，見「省通誌考選篇」68頁。
●拔貢	蔡毅仁		《鎮志》〈教育篇〉、〈人物篇〉有陳述。沈驥，〈鹿港詩人蔡毅仁〉《臺灣風物》25卷3期。
歲貢	施家珍		《彰化縣志稿》〈人物志〉；《鎮志》〈人物篇〉。

●例貢	黃恭		見同治11年(1872)「重造利濟橋碑記」。
拔貢	蔡璣		《鎮志》〈教育篇〉，蔡穀元子宣統拔貢。
歲貢	莊士哲		《鎮志》〈教育篇〉
歲貢	林有本		《鎮志》〈教育篇〉
歲貢	施輯亭		《鎮志》〈教育篇〉
歲貢	吳拱辰		《鎮志》〈教育篇〉
歲貢	黃禮恭		《鎮志》〈教育篇〉按「重造利濟橋」時為例貢生。
歲貢	蔡天賜	1841~1905	《鎮志》〈教育篇〉，蔡明正之父。
歲貢	蔡明正	1868~1927	《鎮志》〈教育篇〉，字青筠，著《戴案紀略》。
●例貢	鄭貽林	1859~1927	《鎮志》〈人物篇〉曰捐金賑恤，以增生援例授貢生。

註：蔡德芳的長子蔡穀元、三子穀仁均為割日前拔貢；蔡穀元長子蔡實海，就是名音樂家蔡繼琨之父。蔡璣是穀元次子，宣統年間拔貢，並稱「父子拔貢」。

計：拔貢8人；副貢1人；恩貢4人；歲貢21人；例貢3人。

《鎮志》〈教育篇〉列17位，筆者增補20位，總計清代鹿港貢生至少37位。

四、清代鹿港的監生

據劉兆瓚《清代科舉》云，國子監為國家最高學府，入「監」肄業曰「監生」亦稱太學生、國學生。清代有優監、恩監、廕監、例監四種，納貲捐監，並不入監肄業者謂之「例監」昔日由生員可入監肄業，捐官必自監生起，例監、例貢其資格均在生員之上。⁴⁴監生在鹿港有一說，叫「錢舉人」。

《鎮志》〈教育篇〉謂「至於本鎮士子經簡選為監生者，至少有…九位」。鹿港在清代大部分的時間，經濟力是很雄厚的。由於行郊眾多，為方便打通官商的關係，順著時代的需要，讓自己或子弟花些銀子買個榮耀，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鹿港一地「監生」的人數恐怕不只此數。監生資料在文獻著錄裏並不完整，筆者循著前節所述鑑別《拾遺》資料的方向和原則，在《清代鹿港的碑記》透過索引等文獻，又挖了不少監生人物，提供參考。

鹿港有「三山國王廟」，古時有潮州街，證明在這個人來人往的港

44 全註36，《清代科舉》，頁20。

埠，也有不少粵籍人士在此居住。在准開「正口」的第六年，即乾隆55年（1790），現在「三山國王廟」裏即立有「鹿仔港船隻勒索奉憲示禁碑」，⁴⁵回應彰化縣粵籍監生徐道□、和監生徐英和…等之呈請，禁止鹿港口書向北路回籍粵民勒索。這兩位粵籍監生和其他人共同具名，我的猜測，必然知道鹿港口累積的弊病詳情。他們很可能是最早到鹿港定居的粵籍人士，相當有地緣關係，才敢勇於站出來為粵民講話，筆者暫且將之列為鹿港的監生中。

「日茂行」十八世裔孫林貴全先生，提供林文濬姪加封直隸知州的監生林欽元，林文濬姪加封直隸州同知的監生林拔元，還有姪子監生林鍾元三人，都是嘉、道間的監生。筆者在現存「地藏王庵」嘉慶23年（1818）立的「重興敬義園捐題碑」，⁴⁶發現施士簡、陳炘、黃道宗、許尚成、鄭善玉以及□□時（很可能是生員梁濟時或梁清時或兄弟）等冠有監生頭銜的地方人物；其他還有梁安瀾（捐建文開書院牒）；⁴⁷紀廷禧（重修龍山寺、⁴⁸重修天后宮碑）；⁴⁹陳國材（重修龍山寺碑龍山寺捐題碑）、⁵⁰黃垂光（重修龍山寺碑）、王謀來（龍山寺捐題碑）；何海泉、謝□老、□□茂（重修城隍廟捐題碑）；⁵¹有一位很特殊的監生何志原是在龍山寺左側廊道上置放，鑄於咸豐9年古鐘的捐贈落款上被我發現的；施閣簪（重造利濟橋碑）；⁵²值得特書的發現是，在鹿港《天后宮志》裏出現的二面在同治13年（1874）由新科進士蔡德芳、職員施瓊琪總理其事，完全用木板雕刻的「重修鹿港天后宮」、「重修鹿港天后宮捐題」、「牌記」，⁵³把當年的產、官、學各界名

45 全註7，《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頁78。

46 全前註，頁128、129、130。

47 全註30，《彰化縣志》，頁400。

48 全註7，《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頁37。

49 全前註，頁43。

50 全前註，頁140。

51 全前註，頁144、145、148。

52 全前註，頁54。

53 陳仕賢作，《鹿港天后宮志》，2004年，頁297、298。該二面板刻「牌記」，現在該宮「媽祖文物館」。

流大多羅列，其間我發現了施廷仁、施清瑞、施衍瓊、施仁美、蔡森然、曾忠滿、施作賓7位監生，這是很難得的直接史料。這二面木刻「牌記」，既不在劉枝萬的「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裏，也不可能讓以拓碑蒐集「碑碣」的專家發現，令我興奮莫名。

只要有心連參觀也可能挖到寶，2015年4月17日筆者陪家人再度蒞臺灣文獻館參觀，在史蹟大樓二樓「清代展示室」中，看到鹿港進士施葆修的年籍影印資料的展示，發現其兄「國學生」施景修，又多找到一位監生。這次的參觀，觸動了我將多年整理的鹿港某些資料發表出來的神經；最後提到監生施福開其人，他是富商「益源」行人氏，是我母親的叔祖父。母親曾說：「曾祖父坐在大廳的太師椅，眼看著多年積蓄，一擔一擔的白銀，從銀倉裏往外挑，為的是去買『錢舉人』，眼淚直流。」⁵⁴我想這是來自我外祖父維石公的轉述，情景傳神。清末鹿港商賈已榮景不再，想要再賺回多年的積蓄，其實不易，其心情可知。

上述筆者再找到的這30位監生，是東撿西撿而來，如果無誤，連同《鎮志》〈教育篇〉裏所列的那9位，清代鹿港的監生就應該至少有39位，僅以「題名錄」表列如后：

表4 鹿港清代監生題名錄

科名	姓名	生卒	備註
監生	林振嵩		見《彰化縣志》249頁、乾隆42年(1777)敬義園碑記。
監生	林文會		乾隆53年(1788)林爽文亂授監生加軍功八品 見《彰化縣志》256頁8行
監生	林文濬		見《彰化縣志》256頁8行、嘉慶21年(1816)重修聖母宮碑記；加授四品兵備道員遇缺補用。林振嵩三子，字金伯，號淵巖，名「元品」，授奉直大夫、例進中憲大夫，累封修職郎、儒林郎、封文林郎。

54 蔡志展，〈父親蔡金圳，母親施幽治口述歷史〉，口述地點在鹿港鎮文開路32巷24號故宅，（1971年2月14日農曆年除夕夜）

●監生	林欽元	加封直隸州知州，例封承德郎。 林文濬次子（日茂行十八世林貴全提供）
●監生	林鍾元	林文濬姪子（日茂行十八世林貴全提供）
●監生	林拔元	加封直隸州同知例封承德郎 林文濬姪子（日茂行十八世林貴全提供）
●監生	徐英和	粵籍，見乾隆55年「鹿仔港船隻勒索示禁碑」。
●監生	徐道□	粵籍，見乾隆55年「鹿仔港船隻勒索示禁碑」。
●監生	施士簡	嘉慶21年重修聖母宮碑記碑文寫太學生 嘉慶23年「敬義園捐題碑」128頁16行寫監生
●監生	陳 炘	嘉慶23年「重興敬義園捐題碑」
●監生	黃道宗	嘉慶23年「重興敬義園捐題碑」
●監生	許尚成	嘉慶23年「重興敬義園捐題碑」
●監生	鄭善玉	嘉慶23年「重興敬義園捐題碑」
●監生	□□時	嘉慶23年「重興敬義園捐題碑」
●監生	紀廷禧	道光11年「重修龍山寺碑記」，另見道光14年「重修天后宮碑記」43頁11行監生。
●監生	陳國材	道光11年「重修龍山寺碑記」，另見道光27年「龍山寺捐題碑」140頁9行職監…周璽《彰縣志》255頁，監生。
●監生	黃垂光	道光11年「重修龍山寺碑記」
●監生	王謀來	道光11年「重修龍山寺碑記」
●監生	李伯□	道光27年「重修城隍廟捐題碑」
●監生	何海泉	道光27年「重修城隍廟捐題碑」
●監生	謝□老	道光27年「重修城隍廟捐題碑」
●監生	□□茂	道光27年「重修城隍廟捐題碑」
●監生	何志原	咸豐9年(1859)，己未仲秋，鑄龍山寺鐘。
●監生	施閣簪	同治11年(1872)「重造利濟橋碑記」
●監生	施廷仁	同治13年(1874)甲戌「重修鹿港天后宮捐題牌記」宮後人
●監生	施清瑞	同治13年甲戌「重修鹿港天后宮捐題牌記」宮後人
●監生	施衍瓊	同治13年甲戌「重修鹿港天后宮捐題牌記」前港人
●監生	施仁美	同治13年甲戌「重修鹿港天后宮捐題牌記」前港人
●監生	蔡森然	同治13年「重修鹿港天后宮牌記」
●監生	曾忠滿	同治13年「重修鹿港天后宮牌記」
●監生	施作賓	同治13年「重修鹿港天后宮牌記」

●監生	施景修	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史蹟大樓清領時期展示室」進士施葆修影本資料，施景修為國學生。
監生	王葛山	《鎮志》〈教育篇〉
監生	黃常	《鎮志》〈教育篇〉
監生	丁壽康	《鎮志》〈教育篇〉
監生	梁安瀾	《鎮志》〈教育篇〉，道光4年「捐建文開書院牒」。
監生	陳清泰	《鎮志》〈教育篇〉
●監生	丁端泰	丁克家四子（又名瑞和）見李昭容《鹿港丁家研究》
●監生	施福開	益源行族內，據註54

註：監生在恩監、蔭監、優監之外，鹿港以例監為主，據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中國文化史大詞典》（臺灣遠流，1990年出版）367頁。謂一般未入府、州、縣「學」而欲應鄉試（舉人試）者，都必須先行納捐取得監生出身，但不一定就在監（國子監）讀書。清代鹿港經濟發達，納捐而取得監生（例監生）或例貢者，鹿港有一說「錢舉人」為數定然不只這些人。單文經的〈一八九五年以前鹿港教育史初探〉云：生員進儒學「附生陞增生，增生陞廩生，皆由歲考，始准參加科考。科考旨在訂鄉試之資格。」又云：「由儒學選出優秀生員，舉為貢生，陞送國子監…旨在為國儲才。…另有例貢，已納捐而得功名」「為一種功名、資格或榮銜」，「至鄉試，則拔貢、優貢、副貢、恩貢、歲貢、廩生、增生、附生、監生均可參加。」《鎮志》〈教育篇〉曰「本鎮士子經簡選為監生者，至少有…九位」。筆者從碑記等相關資料中，又發現30位。古時鹿港有潮洲街，並建有「三山國王廟」證明有粵籍人士住鹿港，本表不排除粵籍人士，鹿港監生（不含取得更高科名者）總計至少應是39位。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五、清代鹿港的廩生

生員中有廩生、增生、附生之別，所謂廩生，每歲有俸米，謂之食餼，故稱廩膳，而增生、附生皆無俸米。⁵⁵《鎮志》〈教育篇〉云：「本鎮獲有秀才功名，且經考選為廩生之士子（凡獲更高功名者不計）至少有…九位」。⁵⁶

筆者在〈教育篇〉的9位不含更高功名者的廩生之中，發現道光19年（1819）林廷颺，從府學取得歲貢、陳仁世從彰化縣儒學取得歲貢，⁵⁷而陳元

55 全註36，頁16。

56 全註1，〈教育篇〉，頁27。

57 全註10，「省通誌考選篇」，頁55。

健係道光25年(1845)的歲貢。⁵⁸原先〈教育篇〉所列不含更高功名者，只剩林廷珪、王曇、陳式金、丁寶濂、蔡鐘英、陳宗華6位。但是，《鎮志》〈人物篇〉曾提到莊士哲1位，筆者在道光30年(1850)「重修城隍廟碑」裏又發現謝嘉種1位，⁵⁹那麼不含取得更高功名者共計應該是8位而已。

若是包含取得更高功名的廩生，除前述林廷颺、陳仁世、陳元健外，筆者尚可增補鄭捧日（重修聖母宮碑記）、陳大音（重興敬義園捐題碑、重修龍山寺碑記）、廖春波（新建鳳山寺碑記）、施莢（人物篇）、蔡穀仁（臺灣風物25：3）。⁶⁰如是，則鹿港一地在清代的廩生，全數至少在16位以上。僅將「廩生題名錄」表列於后：

表5 鹿港清代廩生題名錄

科名	姓名	生卒	備註
●廩生	鄭捧日		嘉慶12年舉人，「重修鹿溪聖母宮碑記」碑文。
●廩生	陳大音		嘉慶23年「重興敬義園捐題碑」碑文；嘉慶25年恩貢。 道光11年「重修龍山寺碑記」
●廩生	廖春波		道光5年拔貢，見「省通誌考選篇」68頁；「鹿溪新建鳳山寺碑記」。
●廩生	謝嘉種		道光30年「重修城隍廟捐題碑」碑文
廩生	蔡鍾英	1834~1865	《鎮志》〈教育篇〉
廩生	林廷珪		《鎮志》〈教育篇〉：「捐建文開書院牒」。
廩生	陳宗華		父陳克勸，子陳懷澄《鎮志》〈教育篇〉。
廩生	陳仁世		道光19年歲貢，《鎮志》〈教育篇〉，「捐建文開書院牒」。
廩生	林廷颺		《鎮志》〈教育篇〉，「捐建文開書院牒」。
廩生	王曇		《鎮志》〈教育篇〉，「捐建文開書院牒」。
廩生	陳式金		《鎮志》〈教育篇〉，「捐建文開書院牒」。
廩生	陳元健		道光25年歲貢，《鎮志》〈教育篇〉，「捐建文開書院牒」。

58 全前註。

59 全註7，《中部碑文集成》，頁145。

60 沈驥〈鹿港詩人蔡穀仁〉，《臺灣風物》25：3。

●廩生	莊士哲 (號仰山)	1850~1918	《鎮志》〈人物篇〉曾任教礮溪書院、白沙書院施梅樵、許夢青均是其門生，為舉人莊士勳兄，1902年任鹿港區長建樹頗多，子莊太岳，莊垂勝均聞人。
●廩生	蔡穀仁		見沈驥〈鹿港詩人蔡穀仁〉頁28，獲選拔貢。
●廩生	丁寶濂 (字式周)	1872~1903	父進士丁體澄，見《鎮志》〈教育篇〉。
●廩生	施 莢 (藻修、悅邱)		見《鎮志》〈人物志〉，廩生，1888年因清丈得罪知縣李嘉棠，被誣與施九緞勾結，逃泉州。改名莢，納資國子監，中舉人5返鹿港。

註：《鎮志》「教育篇」凡獲更高功名者不列，計9位，但陳仁世、陳元健、林廷颺後來均獲選為歲貢。本表謹就所知增列7位，鹿港清代含更高功名的廩生，至少共計16位。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六、清代鹿港的生員

清代童生，經歷「縣考」、「府考」、「院考」（學政主持）三個階段的「童試」。按各府、廳、縣「儒學」原定學額錄取中式者曰「入泮」、「進學」，才可以在「儒學」肄業，稱「生員」，俗稱「秀才」。⁶¹

《鎮志》〈教育篇〉曰「有清一代本鎮獲有秀才功名之士子（凡獲更高功名者不計）至少有…等六十位」。⁶²但未含文中所提武秀才丁壽祺、許梅舫2位。筆者在文秀才方面，再找出郭瓊漿、董步雲、陳嘉堂、林廷珪、林聯元、林芳蘭、林光遠、施芷馨、許靜川、施鴻模、施少雨、施汝舟、施築修、丁端凝、丁朗星、廖錫元、王道宗、洪清渠、陳淑世等19位；武秀才王奇英、黃國欽2位，增補文武生員合計21位，惟恐文長，出處請參見「題名錄」中的「備註欄」。

〈教育篇〉所列的秀才陳榮文，為道光17年拔貢；鄭貽林〈人物篇〉中，言明曾獲例貢。因此文生員中未獲更高功名的，〈教育篇〉所列應扣除這2位就只剩58位。若與筆者新發現的19位併算，清代鹿港未獲更高功名的文生員，至少是77位；武生員方面〈教育篇〉提到2位，筆者又發現2

61 全註36，《清代科舉》，第二章～第三章。

62 全註1，〈教育篇〉，頁27。

位，併計是4位。因此，清代不含取得更高功名的文武生員就有81位。筆者認為生員資料在地方志裏的記載，比較不完整，其資料除少數在碑記中偶會出現，但大多散見於各類文章和口傳。至今鹿港一地能蒐集到這麼多，真是難能可貴，我相信一定還有遺漏的。僅將所得資料與《鎮志》〈教育篇〉所列，「鹿港清代生員題名錄」並呈如后：

表6 鹿港清代生員題名錄

科名	姓名	生卒	備註
●生員	林廷珪	嘉慶年間	台灣府學生員（日茂行十八世林貴全提供） 林文濬四子。
●生員	林聯元	嘉慶年間	晉江縣生員 林文濬姪子（日茂行十八世林貴全提供）
●生員	林芳蘭		彰化縣學生員（日茂行十八世林貴全提供） 林文濬姪孫。
●生員	林光遠		彰化縣學生員 林文濬姪子（日茂行十八世林貴全提供）
●生員	郭瓊漿		見嘉慶23年「重興敬義園捐題碑」碑文
●生員	施築修		嘉慶間住泊仔寮，即今文開路32巷24號，設帳私塾授學。墓碑上有「皇清」…字樣。
生員	陳榮文		《鎮志》〈教育篇〉，道光4年4月詳報捐建鹿港文開書院牒，「省通誌考選篇」道光17年拔貢。
生員	蘇家欽		《鎮志》〈教育篇〉，道光4年4月詳報捐建鹿港文開書院牒。
生員	陳金華		《鎮志》〈教育篇〉，道光4年4月詳報捐建鹿港文開書院牒。
生員	林中岍		《鎮志》〈教育篇〉，道光4年4月詳報捐建鹿港文開書院牒。
生員	周鳳鳴		《鎮志》〈教育篇〉，道光4年4月詳報捐建鹿港文開書院牒。
生員	黃廷壁		《鎮志》〈教育篇〉，道光4年4月詳報捐建鹿港文開書院牒。
生員	梁清時		《鎮志》〈教育篇〉，道光4年4月詳報捐建鹿港文開書院牒。
生員	梁清渠		《鎮志》〈教育篇〉
生員	梁步青		《鎮志》〈教育篇〉，道光4年4月詳報捐建鹿港文開書院牒。

生員	陳繼世		《鎮志》〈教育篇〉，道光4年4月詳報捐建鹿港文開書院牒。
生員	黃邦彥		《鎮志》〈教育篇〉，道光4年4月詳報捐建鹿港文開書院牒。
生員	梁濟時		《鎮志》〈教育篇〉，道光4年4月詳報捐建鹿港文開書院牒。
●生員	洪清渠		道光4年4月詳報捐建鹿港文開書院牒
●生員	陳淑世		道光4年4月詳報捐建鹿港文開書院牒
●增生	董步雲		見道光10年「鹿溪新建鳳山寺碑記」碑文
●生員	陳嘉堂		見咸豐5年「重修浯江館捐題碑」碑文
生員	陳□□		見咸豐5年「重修浯江館捐題碑」碑文
生員	□□□		見咸豐5年「重修浯江館捐題碑」碑文
●生員	丁端凝		誥授武德騎五品銜庠生，為丁克家五子，見李昭容《鹿港丁家研究》。
●生員	丁朗星		進士丁壽泉兄；見李昭容《鹿港丁家研究》。
生員	丁寶鑒		光緒生員《鎮志》〈教育篇〉 父進士丁壽泉
生員	丁寶光		光緒生員，父進士丁壽泉，妻蔡槎為進士蔡德芳女，長子丁瑞圖、次子丁瑞彬、三子丁瑞魚、四子丁瑞鈇，均鹿港聞人。
生員	丁寶棠		光緒生員（邑庠生）《鎮志》〈教育篇〉 父進士丁壽泉
生員	丁寶華		《鎮志》〈教育篇〉為生員丁朗星之子，進士丁壽泉之姪。
生員	莊樹春		見《鎮志》〈教育篇〉
生員	鄭鴻猷	1856~1920	見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211頁、《鹿港風俗一斑》，1884年府學生員。 其字冠全臺唐景崧時取為增生第十名。與陳懷澄、施少雨，並稱鹿港三大刻印家；黃天素為其門下弟子。
●生員	施芷馨		其子為光緒壬辰科(1892)進士施之東
生員	許咸中		子許夢青（劍漁）。孫許五頂（幼漁）為大冶吟社、道東書院、詩社社員、醫師。曾孫音樂家許常惠教授。
●生員	許靜川 （字玉珪）		子詩人、漢學家許嘉恩（逸漁），孫許榮達、許漢卿、許健夫均為教育家。

●生員	施鴻模		子施瑞呈，孫施江東、江西、江南、江北，成立「四方醫院」。
生員	鄭貽林	1859~1927	增生援例授貢生，割讓後在鹿港公學校任漢文科教師。
生員	王席聘 (名玩) (號管痴)	1865~1929	少好繪事，好模擬名人書畫，與施少雨、鄭鴻猷習書畫，開「筆耕齋」名震遐邇。
●生員	施少雨 (名彪、 字筱雨、 作雲)	1868~1950	原晉江生員，居鹿港，經營畫室「啟東軒」，見《鎮志》〈人物篇〉。
生員	洪一枝 (名攀桂、 字月樵， 日治改名繻、 字棄生)	1866~1929 (同治5~ 昭和4)	府學生員，府學案首入泮，才大學瞻，精通輿地之學，學術跨越中、外。著有《寄鶴齋詩文集》、《寄鶴齋詩話》、《八州遊記》、《中西》、《中英》、《中東》、《臺灣》四部戰記……等，文名享譽南、北。今由成文出版社彙為《洪棄生先生遺書》九巨冊，是鹿港之大文豪。
●生員	施汝舟	1870~1909	經商於閩粵，曾糾合眾資修通彰化輕便車。《鎮志》〈人物篇〉。
生員	陳維樞	~1891	《鎮志》〈人物篇〉，邑庠生，鹿港名畫家，為畫學初祖。
生員	呂喬南	1864~1918	著有《蘭雪草堂詩稿》，有子二，長子呂申甫（呂獄）曾任教臺中一中、樹德家專。亦為名詩人。
生員	黃煥斗	1866~1943	《鎮志》〈人物篇〉，舉人黃煥奎弟。
生員	許夢青 (號劍漁)	1870~1904 (同治9~ 明治37)	著《鳴劍齋詩草》，子幼漁，字培風號五頂(1892~1953)為大治吟社、道東書院詩社社員，著有《續鳴劍齋詩草》。
生員	施梅樵 (字天鶴、 晚號可白)	1870~1949 (同治7~ 民國38)	父貢生施家珍，梅樵日治初與洪一枝、許夢青倡設詩社，海內無人不知名。遺有《捲濤閣詩草》、《鹿江吟集》、《玉井詩話》等詩稿傳世。見林文龍，〈鹿港詩人施梅樵〉，《臺灣風物》26卷4期。
生員	辜菽廬		《鎮志》〈教育篇〉，原惠安茂才居鹿港
生員	羅君藍 (懷珍)		日治曾為天后宮寫序，見《鹿港天后宮志》，見《鎮志》〈教育篇〉。
生員	王舜年		光緒生員，埔頭泉合利船頭行主人，見《鎮志》〈教育篇〉。
●生員	廖錫元		光緒生員，見《鎮志》〈人物篇〉頁102。

生員	林錦裳		光緒生員，見《鎮志》〈教育篇〉、〈人物篇〉頁102。
●生員	王道宗		住菜市頭，設帳授學
生員	丁壽輝		《鎮志》〈教育篇〉
生員	丁壽鵬		《鎮志》〈教育篇〉
生員	丁寶賢		《鎮志》〈教育篇〉
生員	陳貞		《鎮志》〈教育篇〉
生員	陳湛思		《鎮志》〈教育篇〉
生員	陳式瑩		《鎮志》〈教育篇〉
生員	陳星垣		《鎮志》〈教育篇〉
生員	黃紹淵		《鎮志》〈教育篇〉
生員	施炳淵		《鎮志》〈教育篇〉
生員	羅本仁		《鎮志》〈教育篇〉
生員	王廷楷		《鎮志》〈教育篇〉
生員	許廷臣		《鎮志》〈教育篇〉
生員	沈夢蓮		《鎮志》〈教育篇〉
生員	王秋田		《鎮志》〈教育篇〉
生員	王元溥		《鎮志》〈教育篇〉
生員	蔡火獅		《鎮志》〈教育篇〉、《臺灣風物》17卷2期頁71、蔡懋棠，〈青陽蘭譜解〉(1967年出版)。
生員	施玉銓		《鎮志》〈教育篇〉
生員	郭瓊章		《鎮志》〈教育篇〉
生員	郭壽萱		《鎮志》〈教育篇〉
生員	林鳳煮		《鎮志》〈教育篇〉
生員	林世謨		《鎮志》〈教育篇〉
生員	施仲連		《鎮志》〈教育篇〉
生員	許肇祥		《鎮志》〈教育篇〉
生員	許肇波		《鎮志》〈教育篇〉
生員	許遜進		《鎮志》〈教育篇〉
生員	施雲鶴		《鎮志》〈教育篇〉
生員	王德普		《鎮志》〈教育篇〉
生員	辜菽庵		《鎮志》〈教育篇〉

生員	黃舜田		《鎮志》〈教育篇〉
武生	丁壽祺		《鎮志》〈教育篇〉
武生	許梅舫	1866~	割讓後投身實業界，創鹿港信用組合任理、監事，鹿港製鹽（株）任專務取締役、鹿港公學校委員，對地方貢獻甚多。
●武生	王奇英		嘉慶23年「重興敬義園捐題碑」見碑文
●武生	黃國欽		嘉慶23年「重興敬義園捐題碑」見碑文

註：

- 《鎮志》搜得60位，均係文秀才，如加上武試中的2位武秀才丁壽祺、許梅舫，應為62位。
- 筆者新增列文生員19位，武生員2位，計21位。
- 上面表列文武生員，因〈教育篇〉中，陳榮文取得拔貢、鄭貽林獲贈例貢，清代鹿港不含更高功名的文生員至少是77位；武生員至少4位，總計81位。
- 取得更高科名者，大都從生員起，本鎮包含擁有更高科名的生員（即擁有生員以上單一功名者）總計在187位以上。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伍、結語

歷史像部時光列車，只會往前奔馳。鹿港曾經在臺灣的歷史過程中輝煌過，許多人曾經努力的在這裏閃爍，留下不少的事蹟。筆者利用本文從事《拾遺》的工作，但也必須和先前撰述《鎮志》〈教育篇〉之研究成果，放在一起審視探討。因為，歷史的資料很難完整無缺，至此心裏猶不踏實。

根據前文所述，在清代鹿港的功名人物裏與《鎮志》〈教育篇〉比較，會有一些增加，其數字實際統計約略如下：

進士（含貢士），至少7位。

其中文進士5位、貢士1位；武進士1位。

舉人（不含取得更高功名者），至少15位。（文舉人新發現2位；武舉人2位）。

其中文舉人13位；武舉人2位。

貢生（不含取得更高功名者），至少37位。（貢生新發現20位）。

其中拔貢8位、副貢1位、恩貢4位、歲貢20位、例貢3位。

監生（不含取得更高功名者），至少39位。（監生新發現30位）。

廩生（不含取得更高功名者），至少8位。（廩生含取得更高功名，新發現7位）。

生員（不含取得更高功名者），至少81位。（文生員新發現19位；武生員2位）。

其中文生員77位；武生員4位。

清代鹿港一地，不含重複取得更高功名，擁有生員以上之頭銜者，筆者統計至少有187位以上。在此，我要特別說明，有的功名可能是先在中國大陸取得之後，才到鹿港來，並不全然透過臺灣行政體系得到的。也有不少人不在彰化縣儒學名額內獲選貢生或參與鄉試中舉的，而是在其他儒學名額內取得。像拔貢施世榜就是在鳳山縣儒學取得，林廷颺是府學歲貢，舉人陳淑均是由泉州府儒學參加鄉試中舉的。

臺灣在清代212年中，保守的估計，文進士至少有29位以上，也許會更多。鹿港一地文進士和貢士就有6位，約佔全臺的五分之一；而武進士也有1位，是全臺的十一分之一，合計不可謂不高。從前面之探討，鹿港在清代取得高級功名的「文科」進士、貢士和舉人，併計便有19位之多。

我曾經嘗試從鹿港清代21塊碑記裏，去瞭解清代社會的領導階層，發現道光以前碑記有監生21位，到咸豐以後（1851~1894）碑記裏只出現3位，若加上天后宮重修的木刻「牌記」7位監生合計10位，也不如前期多。社會領袖角色已漸從「監生」行郊的富戶蛻變成由擁有進士、舉人、貢生等有功名的人物所取代，社會領袖的角色扮演由財力移到知識力。「監生」是財力的象徵，吾人從鹿港清代碑記人物的量化，發現咸豐以後監生已較少出現，證明鹿港的「經濟力」已漸消退，可能也比較沒多餘的財力去做捐納、和投入地方的重要建設。⁶³到今天我還想不透，同治13年新科進

63 蔡志展〈鹿港清代碑記及科名人物之研究〉，《社會科教育研究》第一期（臺中：國立臺中師範學院，1996

士蔡德芳等為總理的「重修鹿港天后宮牌記」和「捐題牌記」，這種盛事何以會用木板雕刻，而不是用石碑鐫銘。

傳統的看法，都將道光4年「文開書院」的創建，認為它為鹿港文化之發展奠定了基礎。筆者以為鹿港人在經濟發展的巔峰，開始以「經濟的力道」培植「文化的力量」，⁶⁴形成「經濟的鹿港」和「文化的鹿港」之分野，但這只是概念。本文最後將從兩個面相，以數據從科舉中式的时间密度之分析，來做科學的認定。

一、「一年三舉人」，發生在咸豐9年（1859），蔡德芳、陳培松、黃煥奎3人同榜。鹿港從嘉慶12年（1807）鄭捧日第1位文舉人中式，到光緒23年施景琛最後一位中舉，前後90年。但從「一年三舉人」算起到施景琛中舉，前後38年間，有文科進士（含貢士）6位、文科舉人12位，併計18人次。平均每2.11年就有1位在進士或舉人中式。這38年在時間上只佔第一位中式以來90年中的42%，錄取人數則佔90年間全部中式25人次的72%，證明文風快速提升。

二、「一年雙進士」，發生在同治13年，蔡德芳、施葆修同榜進士中式。這一年算起到光緒23年前後23年。這段時間文武進士（含貢士）有7位，朝廷每三年一科，鹿港平均每3.28年就有一位進士（含貢士）及第；另外文科進士（含貢士）6位，與文科舉人8位，併計14人次，在同一個時段內的23年間，平均每1.64年便有一人次在文科的進士或舉人登榜。鹿港在這段時間，幾乎年年有人登科中式。這還不含許多貢生和生員。科舉上越到晚清對鹿港人而言，中式的密度和機率越高，像探囊取物。鹿港的「文風之盛」，可以利用從時間上中式的密度做分析的，以這些科學數據來做詮釋。

光緒八年（1882）鹿港同知孫壽銘在「重修文祠碑記」裏就說「登賢

年12月），頁59。

64 全前註，頁77。

書不一其人…文風之盛，不惟冠一邑，直冠一郡」⁶⁵，筆者認為當時「經濟的鹿港」雖然漸漸的在解體，可是「文化的鹿港」已然形成。鹿港這個地方也從「經濟型」的都市，走上「文化型」的城鎮。遺憾的是遇上甲午戰敗，日本據臺。從此百餘年間，臺灣經濟和文化的建設，從沿海移向內陸。鹿港的發展無法與近代化接軌，導致沒落的命運。未來想讓「鹿港風華」之再現，光靠「經濟力」的加強，絕對不夠。最重要的是要想辦法，先讓鹿港的文化土壤能夠與時代接軌，讓「人才種子」可以在這塊土壤，重新擁有生機，萌芽茁壯，重塑像清代時期的人文環境。如果人才留不住，喪失創造新環境基本的動能，一切都會落空。

65 全註7，《中部碑文集成》，頁59。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吳文星，〈人物篇〉，《鹿港鎮志》，彰化：鹿港鎮公所，2000年6月。
- 吳德功，《彰化節孝冊》（民國8年·1919）臺銀文叢10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 李昭容，《鹿港丁家之研究》，左羊出版社，2002年6月。
- 周璽，《彰化縣志》（道光16年·1836）臺銀文叢15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
- 胡之鏞·周學曾等，《晉江縣志》（道光10年·1830），晉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89年1月再版。
- 陳仕賢，《鹿港天后宮志》，鹿港天后宮管理委員會，2004年。
- 陳國英，《臺灣采訪冊》（道光10年·1830）臺銀文叢5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 陳壽祺，《福建通志·臺灣府》（道光9年·1829），臺銀文叢8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 單文經，〈教育篇〉，《鹿港鎮志》，彰化：鹿港鎮公所，2000年6月。
- 葉大沛，《鹿港發展史》，左羊出版社，1997年6月。
- 葉大沛，《鹿谿探源》，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90年5月。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誌·卷五·教育志》「考選篇」，眾文圖書出版，1973年。
- 劉兆璜，《清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9年10月。
- 劉枝萬，《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臺銀文叢15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年。
- 蔡志展，《清代鹿港碑文人名、行號、團體索引》，自印本，未出版，

1996年。

蔡志展，《清代臺灣三十三種地方志.採訪冊.紀略人名索引》，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0年12月。

蔡志展，《清代臺灣碑文集成人名、商號、團體索引》，自印本，未出版，1996年。

蔣師轍，《臺灣通志》第二冊（光緒20年·1894）臺銀文叢13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二、期刊

沈驥，〈鹿港詩人蔡穀仁〉，《臺灣風物》25：3，臺灣風物雜誌社，1975年。

赤嵌樓主，〈清進士題名碑中之臺灣進士〉，《臺灣風物》18：2，臺灣風物雜誌社，1968年。

林文龍，〈鹿港詩人施梅樵〉，《臺灣風物》26：4，臺灣風物雜誌社，1976年。

徐麗紗，〈義不臣倭的鹿港進士蔡德芳家族〉，彰化縣柯蔡宗親會會刊。

黃文榮，〈論鹿港鎮志·人物篇編纂〉，《二〇〇四年彰化研究兩岸學術研討會——鹿港研究論文集》，彰化文化局，2004年。

蔡志展〈清初半線墾首施世榜事蹟探微〉，《社會科教育研究》第二期，臺中師範學院社教系，1997年12月10日。

蔡志展〈鹿港清代碑記及科名文物之研究〉，《社會科教育研究》第一期，臺中師範學院社教系，1996年12月。

蔡懋棠，〈青陽蘭譜解〉，《臺灣風物》17：2，臺灣風物雜誌社，1967年。

三、史料及口述訪談

林貴全，鹿港「日茂行」林文濬家族第十八世裔孫，時任職嘉義郵局局

長，提供早期世系資料。

蔡志展，〈父親蔡金圳·母親施幽治口述歷史〉錄音訪問，地點：鹿港鎮
文開路32巷24號故宅，時間1971年2月4日農曆年除夕夜。

龍山寺咸豐玖年鑄古鐘，時放左側廊道。

The Complementation of Lukang Qualified Officials'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Chin-Chan Tsai*

Abstract

Local history book plays the role as the encyclopedia for documenting people's daily lives. From the academic perspective, the best way to compile the local history literature is based on diverse human activities. Lukang had developed into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because of its booming coasting trades. After local people got rich,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receive school education and expected them to become officials. Once examinees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y were qualified to hold offices. Although these qualified officials' achievements have been recorded in Lukang history book, this paper still tries to complement some findings including their qualifications and official ranks by using more data.

Keywords: qualified official, official rank, handbook of qualified officials, index of names' on tablets, cultural dimension of Lukang

* Retial professor, Nation Taichung Normal Colledge.